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五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章裕曾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二十八首

上朱大理書

某昔者讀柳子厚上崔大理啓其為文盎千餘言然大要不過求遇已耳某既以尚其文竊復畀其人以子厚

之才不稍自貴重漸識於崔公即才若子厚崔公不先識之而使其匍匐自獻某以為罪在崔公也攷唐史卒未見薦子厚則茲啓亦贅疣耳夫不能愛人之才與不能自愛其才而輕售之人其失均也某少歲粗曉竊弄筆墨便得解去既釋褐從諸薦紳先生後多所覩記事事觸感消沮用世之志加以行能鄙劣習懶成癖不敢與今儕輩競晉顯退而思欲效尺寸於古人倀倀焉若師瞽無相跬武枳棘而不得舉乃幸以職守隷門下執

事者不以他屬吏視使薦澈帚且為游揚之悚愧何以得此於執事某之文不能望子厚萬一執事之賢崔公不能望萬一彼所有者某則無之然而彼所無者某則不意其有也某之周旋棘省幾滿歲矣執事之御閣者某不一二面焉執事方吐沐延攬而某縮焉如畏豈直以勢分懸隔不敢以不肖之身勞尊者降接亦妄意束髮讀書果為何事既鮮先哲之長逌效其短耶執事不以督過而惠教之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子下體

之愛至矣某直不敢當耳抑某聞於穆叔其次立言去德功為品三也假某能為子厚亦子厚耳有子厚之文執事之愛必更至使子厚求遇其文執事未必取也顧距今竊禄之載衡畧未涯萬一少進磨策駑鈍或有所見以無負執事亦願執事推愛某之心愛天下之勝某者而已同年李芃芳濮人刻意五七言律適時名家不知合致誰左坐使事故尚未及侍下風其人所謂勝某者不敢隱也

與陸浚明先生書

遠辱寄高文讀之至再三不作一今人語又不襲一古人語抑何奇也某所知者海内王叅政唐太史二君子號稱巨擘覺揮霍有餘裁割不足執事之文如水中之月空中之相不落蹊徑不窘邊幅僕閒與吴峻伯論之謂正統在執事也吾蘇作者後先固不乏何至掇六朝諸公之敗縷結鶉聮絡而成章僕私心怪之以為如閶門市綺帛得三尺頭面耳不直一鐶也僕少執事三十

年總角時見家君論當世人首屈指執事私心慕嚮之不減於龍門之馭既幸取進士亦謂尚及壯時思有所見於世而疎懶之癖切入膏肓跨馬候謁達官如使絶域顧同事者面赬流汗少小作態不自梳櫛後不復能梳櫛朝起假手僮輩抑按之甚苦便欲盡削去髮執事謂此人者果可見於世耶西曹號冗散而訊諜未及清晝晏坐間亦有文字之好捉筆一二語旣讀之便自羞毁去且未及登執事門何敢便操鉛槧柄執事謂僕多

所述作所傳妄也

又

伏承太夫人奄棄惟是純孝摧戚曷解太夫人上壽令考越有聞嗣奕於再世其何以憾焉執事宜抑當毋令過禮僕羈守不得歸致生芻之拜謹南嚮盥授不腆鄉幣伏惟鑒入之前月曾辱寄左氏鐫幸牘少間假休沐卒業頑鄙未窺見一二然於援證核駁無假累紙疑義躍然痼癖頓洗真漢廷老吏筆也當今盲老公心服地

下矣所諭孤樹衆談乃閩人李侍郎集聞已托梓人僕向從袁履善處録之比舊十益五六大抵多閭巷不根語閒中妄欲刪定既復自嘆此不過增眼目一重魔障畢竟何益執事但從履善索之見當自厭也

陸子傳先生

某於公通家子弟行也曩叩玄亭阻應門悒悒而返自後且不敢以塵土案牘之身厠穢大雅納刺愿却數矣居平見京師事不可眼與一二知已拍手論吾先生蟬

蚍汚濁翔于千仞羅網滿地孰得羈笯閒開卷之暇頗往來文氏布袍玄恰凝塵湛然賈其餘力要使鍾顏三舍丹青戲遊真宰上訴奇哉歸也近從射陂草堂覩其人固世緣未斷翰墨清妙亦一時名手再致聲執事甚切也

答徐以言

自執事有伏闕之疏不復聞問者十四寒暑矣雖凡羽弱鱗不足復溷龍章鳳姿區區仰止一念則何嘗不旦

夕焉自以先大人方履危制命炙手不欲傷當事者意擬走一介候蹤跡稽刻之間而竟次且不敢僅從越中人得起居無恙有加額而已然區區竟繇容城君故被萋斐而先大人復不堪其齮齕時時相左遂中奇禍至今日嗚呼先大人已矣某不孝不能代歐刀北闕乃以宗祀之故勉强偷食息亦何顏稱人於天地間哉即死無以藉口地下不死而如曹蜍李志厭厭無生氣何為也人於生死亦觸藩唯谷奈何奈何近者元兇褫斥小

豎遠戍執事之道巳行海内方日夜覬東山之召以大
吐未竟之緼而不忘窮谷草芥手書慰存且訂盟五湖
三山為日以待執事高誼宜爾僕雖欲躡芒屩操瓢笠
以從山川之靈其肯令不孝之子辱長者杖屨哉兹因
蕭丞便附言鄙悃外三詩聊見野人之獻耳不足存也
勉旃良飯自愛

復馮汝成書

執事握文柄首善之地青衿在門桃李在朝甚休甚休

世貞曩承之貴郡諸罪狀非一致大禍於先君子自奉
諱來不分為人間人久矣即以衰慈戀戀先魄淺土勉
理綫息生死之際時復觸藩雖𤼵鐸比壤餘光衣被不
敢一通尺素於長者之側乃者僊舟過吳馳使下問惓
惓副以腆貺昔人所稱薄雲天之誼今復見之矣所諭
志事及下貽藝文一局悚息不足當來命之辱嚮者以
公之大敎為太守李侯謀之使浦子司其事鄙薄不量
竊亦欲附借不朽及覽浦所結撰固自動論著往往未

合作且多挂漏意大加删定而官居無擕書足考公時

甘棠西土自賢兄外少可與商者又案牘乘之居無何

家難作矣肝腑小蘇閒及往事輙汗簌簌下以公良史

不下左丘草一齊乘發不百一而足耳何所資不佞也

藝文極備且精核真馮氏碎金僕安能措辭哉無已則

有宋後詩微勞雌黄乎于鱗見贈叙文已收入尚有顔

城碑一篇又僕有兵備道閲武堂二記碑陰一銘及祀

岳君寵趙烈婦二文似可備采擇者僕非敢言文於齊

事小有關耳盧柟賦得一本如命上之子相集太煩僕曾畧節其詩今附覽吳邵武書來云亦為小刪之擬梓於郡矣近體一紙多絃絶不成聲者覆瓿可也賢兄豈難淶水哉世乏伯樂不能於驪黄外拔千里令人短氣

答李伯華少卿

令親至承手教及示二誌知遣信者再俱為洪喬浮沈悵然先君子大禍實有為之者嗚呼何忍言哉世貞自奉諱來飲血枕塊分填溝壑四易寒暑矣以老母在不

即死戴面皮見人然亦何意塵世家有先人遺籍雖不敢望公家二酉宛委差足送餘日而摧裂之餘志意荒落開卷茫然無可措者死生之際大都觸藩仄坐一室亦是阮籍窮途公覽之不一損道心否二誌縱横萬言纖曲俱盡愚谷巧於用短公無乃巧於用長耶女郎諸山秀出吟嘬無恙時時令齊風颼然惡詩不足言第見懷仰之切耳臘寒强飰自愛

吴恭議

閒時嘗讀列仙傳恨太苦寂寞公所統諸洞天與塵界絶金紫呵從烟霄日月邊乃知寰海内自有一種富貴神仙也公前身想是玉皇香案吏耳

何侍御

京邸一再手刺不得達閽者過檀家君為某言執事遂見念二孺子矣此何以當也不佞聞使節東行部霜雪之下無廢陽春三軍殆挾纊哉溫泉殊聞勝驪山湯無硫黄礜石之苦差足養性且執事為東道主不一奇快

適從中丞公醉歸腹痛畏行惻中止耳不以僕愚足侍
杯酒之歡惠然而過我誠所望也

周肖昌

信來辱手敎垂念良至發潞河時亦欲取道一過京東
而不可得知尊懷乃遂同之矣承諭欲移病請告世路
洶洶吾輩第一著也執事豈以僕非人哉青州雖十二
之國然其人獷䝞好亂桴鼓晝起大費將牢執事不以
見憐而以見美何也

董侍郎

昨以舟過石頭不能伏謁長者而從吏以手刺賜誨適偶有聞於輿人輙效一得之獻脫畧無次誠不知其未同也乃復拜大教慨然有澄清天下志且痛士習憂民風有味乎言之矣今中外稱伉直立奇節表表者不過四五公而就其間當名實洞表裏慎終始若百煉之金絕瑕之玉而無可議者則莫如明公明公一日大拜廣夏細旃之上一旋轉而海內嚮風若勲貴減騶於文簡

邊徼戢兵於司馬固易易也不佞所重為明公祝者顧明公少含弘其介沖融其辨使薑桂微温匆莬得進而已大教又謂僕亦嘗被狂放不檢之譏而識者以為不然此自明公愛忘其短耳僕少年時與三四友人習雕蟲之技奉職粗理不從權貴乞功名便以為足標榜自是報施多簡中遭大慘形神都廢禫除之後時時以酒寛之幾遂成痼平生賴先人饘粥之遺獲苟遂其志而所識窮乏不少遹來忽動移山一興及頗收買書畫至

減仲産以此愧心第為狂為放不敢為不檢耳所謂大將軍幸保持之明公試觀不才豈堪有為於世者耶吳興稍一挫墨吏持巨室洶洶至今僕何垣壁而敢希明公作用試事畢乞歸當徑造門下請教不一

瞿師道

側聞晉典綸綍不廢史管當挽復淳古與七制並隆甚至幸也天子方大處分聲色無動而又開閣延經生侍青禁明去留之旨杜窺覘之萌遠方波臣靡不滌耳奉

宣德音况執事居禁近之列者乎某别後八月始抵家得一及送老父鎮日酬應寢溲俱奪筋骨不聯黽勉復出與戍侍御了此段苦事所經由淮以北望清源千餘里亡不陸沈者邑之民僅免魚鼈易子析骸亡但象見又黄河别延浸漫漫成巨窪運河頓長土若平地此喉咽也患已剝膚矣節鎮諸公日望遷為一身計則可如天下何弟非與於此者不忍見耳外拙作奉寄如左

袁抑之

別日抵潞河已二鼓矣踰旦乃發舟水頗駛鳴榔伐鼓前後應答楊柳蒹葭微寒自生隱然江南景也始者自適退而愴焉知己朋儕無復在眼縱復烹鱸湛酤誰行賞此閒中憶記兄白簡息而誦之不覺商飈颯然而四來也監軍新命于役北陲令人慨然有封狼居胥意丈夫得志要令盾鼻上磨墨奈何齷齪效吳子輩為也出塞歌思勃勃爾稍南暇為兄一掃軍中宜慎保霜露此行極大機括智者沈幾萬勿輕動僕非能知此者於兄

效骨肉之愛耳

又

別後再作書及一詩償宿逋悉達否望長安片紙不得諸君信忘之也知往返軍事良勞苦雖不獲著裌裲襠上燕然操如椽筆欋豎内消獯鬻遠塞茲行頓若游覽矣弟命薄書生懊惱作獄吏不已又令出與屠劊伍黽勉畢役趨故鄉恨不併日生來劣志願從鄉里老人酒社中作役不願作公卿門貴客也時事大異勉樹勛猷

幾微之際願吾子自防曷之耳

又

不幸遘禍來即生平號故人相知者往往削跡自引去乃獨再辱足下書毋論書已所以慰誡指示靡不肝膈也入與家大人言之即相對泣涕者再矣僕雖已罷官貧不虞橐鎰而足下祿入故尚薄胡重推食念我且厚也念足下餉不當受受之以足下高誼愚父子所坐深居閒無地營救閒一侍𤢖犴還輙閉門與老母弱弟吊

影歎息青燈熒熒風雨時送出人間世所無憂怖即教稱緣業當不知前生作何狀也第主上多竹宮之祈符瑞臚奏竊可希覬首領回光之燭杳然未期足下所治多赫赫直聲在朝稱屈載道栖遲紫微堂中與諸君雅歌浮白不啻上司徒公也豈其食魚必河之魴勉旃自愛吳生在屬中頡脫否

答楊中丞

不肖嚮者强起躑躅三輔間幸與全晉接壤每一望旄

麾棨戟槎牙於太行白雲不勝其注仰而自唯禮數隔絶巖音濶遠不敢輕易輙通其私兹聞移疾乞休方在疑駭乃承手書下問副以厚貺始得從徐駉卿備承起居之詳雖玉體少違而竪子遠遁今中外之望屬明公一人南陽龍卧恐未便穏也新詩清遠孟襄陽遺韻近亦當伯仲蘇門竊意明公之貌當如服氣飡霞之人憑虚欲仙不宜作虬鬚虎頭顧盼也太史公致想慨於留侯得無類是耶弟茶毒餘生十年草茹先事苟白扣璽

角讀遺編足以自了而橫爲造物者所戲兩疏莫遂折腰鞅掌玆獲量移復擬乞骸而上書者爲盜憎委頓而返此行眞畫蛇添足可歎可歎承見需全稿實未就剞劂有三四種聊以資抵掌冗次不悉所懷統唯台亮

翁司馬孺黍

世貞無似嘗辱從公寮末而公國士我又辱稱公之州民而公覆翼我迨謬起稱公之下屬吏而公復故人我拜辭之夕握手爲歡使蘇壤登於華席槎蘖被以春芽

伏謁之軀怳若驟貴既幸游公之鄉而一水間隔不獲登堂僅再遣候尊君起居而已僻處吳興菰蘆中無可通使者秋間一布尺書菲幣於族子鴻臚定鼎所不謂其自淮而歸竟成洪喬故事及冬而請假裏先穸奔走不遑寧處仰止之懷與日俱積間從邸報見公所上流民圖疏為之北嚮加額老臣惓惓格天之忠不知九閽遂无阻否世貞既强出從事亦欲少策駑鈍以報知己而廟堂之上氣象乃爾且半殘人也安能復仰中貴鼻

息已具疏乞休獲奉一帚先壟侍老母菽水以送餘日於分過矣天下事須大力人負之雲霓山斗之望既屬我公自不得下同微末運河國脈當極勞神冀平成在邇宅揆有期尚容嗣賀從子進士一誠行聊附言區區統惟鑒亮春氣漸和為道為天下自愛

與潘中丞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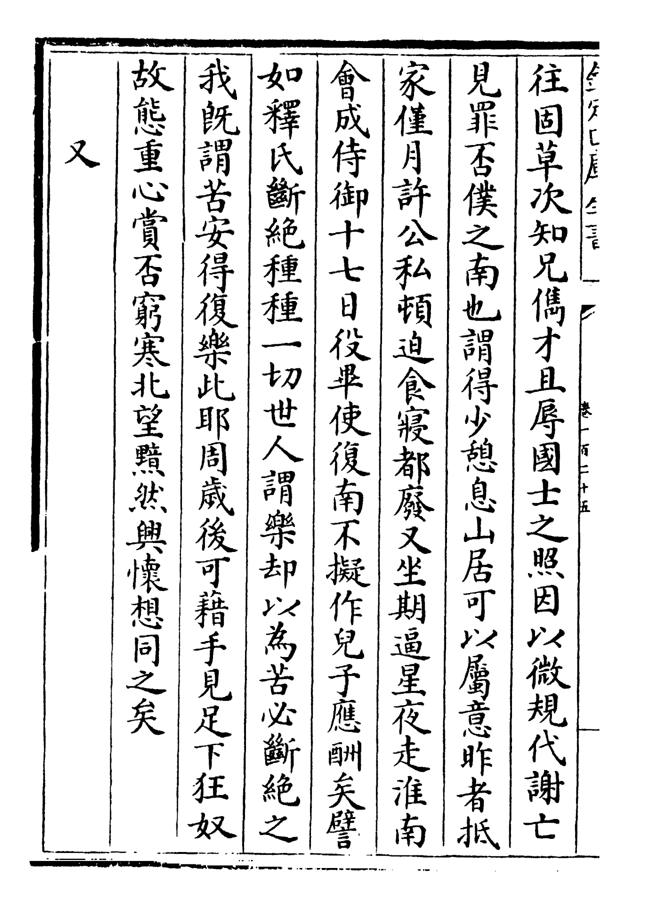
扁舟顧訪東海雲霞為賢者增色華琛異味稚子詫傳以為希遘至月下浮白嘯傲成小祇園一種佳話矣惜回

風不辭無由操豚肩斗酒追餞於吳閶之傍此歎尚邑邑耳舍弟北首送之至晉陵已别令蒼頭上乞骸之疏幸憐而獲請半殘之軀尚猶不屬人也見傳代翁中丞玄圭之錫舍我公其誰天下事須得天下真才勉旃自愛勿作區區兒女子戀也扇頭詩雖叙安期千里之致然尚理前語與公爭五湖不當復瀆鈞覽妄謂公雖高牙大纛閒搉蘆布颿之興當猶故耳遂不獲躬報謝似未能免俗唯高明寛之

劉子成

別後抵潞河信宿解維水駛岸濶棹歌相發湖海之景便在目前也所惜者不與知己共之耳見贈六章乃是開元作手非吳子輩可擬僕則既私喜且幸矣因於足下竊效微規古人業鮮兩至名成在專不朽之業唯此一舉可以自力其他大半由天由人足下少息而豉之便足垂世慎毋令刀笔吏稱慕也

又



往固草次知兄儁才且辱國士之照因以徽規代謝亡見罪否僕之南也謂得少憩息山居可以屬意昨者抵家僅月許公私頓迫食寢都廢又坐期逼星夜走淮南會成侍御十七日役畢使復南不擬作兒子應酬矣譬如釋氏斷絕種種一切世人謂樂却以為苦必斷絕之我既謂苦安得復樂此耶周歲後可藉手見足下狂奴故態重心賞否窮寒北望黯然興懷想同之矣

又

辱手敎知抵家復遣西河之戚莅鎮已久威信境外為
慰苗類獷悍好動難制亦具人性古有三年而克者乃
亦有七旬而格者要在足下自擇耳僕自昨秋中寒兩
作遊岱幸不見籍輾轉之際放下世味一切無與唯念
去日㑹莽虛負生理乍得餘年便擬堅入雪山斷臂穴
腹無復顧念今而更悠悠故吾可惱可惱足下知公實
逝耶造物小兒半道弄人僕亦幾落其手公實故緣薄
耳順德守非不大佳直少却世人一段薦牘寥寥政是

本色僕夢刀未遂聊復陸沈薄書豐草長林蓄之久矣為老親方履虎尾不得恝然奈何東南之變不意一至於此三吳無尺寸乾土宗黨交游大半異物僕亦無羡生者早晚等耳使回促書甚急據案草率數語殊不詮次風塵之際哲士竹帛愚者碪斧足下勉之

又

自杯酒燕市時于今二紀餘矣待罪楚臬值門下儼然在疚而貞坐所守不能躬束芻之敬尋又逐除目而東

悠然之懷彼此托之郵筒而已鄖襄之役其不以余孱授之蒲弓葦矢俾卧治焉乃又以隙日畀我果獲從事鉛槧隃於息黥矣甫擬走一介候門下安而使者乃首之敘睽合之悰導契濶之故且以不佞先二子鳴即文運不百六為媮快夫僕何忍言哉業上書乞骸旦夕待報具區之陰有菟裘在二子誠如公言雖然所謂馬則吾馬齒已毀矣追唯門下持節淮陽以一白羽掃島虜若秋葉太阿之鋒既血飽而匣閟之能無啾然鳴也五

單于雖面内然時時見惡氛幸善飯自消息即一撫輦不能舍廉公矣太公不朽之寄焉敢以鄙陋辭弟所著狀者吳楚材何如人也而能為于鱗言其鼓脣若瞖噓而整牙齗齗然于吻間有流味也則誠楚材也雖然竊以為公口授之耳所示順甫誌銘精簡有法順甫不死矣𢰅如云公且為含其殁者而郵其存者此自公厚德亦足為末俗勸其它具别啓中非日專候更布區區

復戚都督書

其向則聞東南諸名將亡險公者又會前兵使陽曲王君雅能道公用兵狀出紀效新書讀之以為縣官即早用公何至吳越財賦之地如甌脫哉而無何伯玉中丞復書來云戚公令韓白也雅欲得足下言足下能無意乎不佞竊亦以倭事起首尾十二年環東南且萬里所殺傷以數十萬計縻大司農金錢不訾僅得一戚公耳如戚公真能戰者以故不自量其愚輒詮次鄙見為序序成而中丞使復來遂授之旣殊自愧悔以下澤之乘

輙逞足於晉觝三逐之媪徑術顔於楚庭縱二主憐而不色怖之獨不貽閫人笑哉及使啓椷再復公書所以奬予不肖甚勤拳篤至若真有味乎僕言如伯玉指者載覽别集諸縉紳大夫紀豐功於金石如甌如楚如閩凡數十百戰則又愧僕叙之未悉也乃公則欿然不自喜精求性命以希太上僕何敢望焉僕何敢望焉夫僕自束髮來即知操鉛槧之業於今二十五年矣近竊窺公之用兵而稍有悟於文夫文出於法而入於意其精微

之極不法而法有意無意乃為妙耳以此印證於公公其許我否漳潮兼閩近格所希公不得不於格外仰報此賊如復平鯨波盡偃南天若濯倭印焉能更刓敬當糶耒以俟飛捷南牀婁斐伯玉賴公是在廊廟間不過六月之息第國家無以使勞臣耳事迫則蹻跖生爪翼事定則夷齊蒙垢贓嗟嗟寧獨一伯玉哉偶公見示及之不覺忘捫舌矣沈嘉則快士也足備藥籠中一物否承損華幣珍錯種種充庭使我不知所裁又懼勞使者

往返勉拜賜極切愧悚外具乃野人食芹之私一詩書扇頭願效高山之仰非足奉酬來美也幸亮而納之

又

與公别怳然自失者久之海内故有人如所謂生不願萬户侯者尋用沾沾自喜矣兹時計已登大將壇如公向所云廟堂之上必當大聳動第宫府漸二臧否異同調停智力俱困矣恐無能為九萬里扶摇者舍弟業已行殊悔强遣之令後世謂僕愛弟不如其自愛之深也

欲作贈公詩為酬應所苦僅成一章書扇頭奉上庶幾出入懷袖間耳募兵議成執事乘六飛傳道吳閶僕尚能操舴艋奉斗酒豚肩相勞也春氣初和強飰自愛

又

春時傳聞非一自信以為必無而事類投杼幾廢寢食後審知其無他固知精忠所格豚魚為信然亦君相明喆宗社之福也僕疢鍛餘生甫離禫除誠不敢遽及膏沐以希恩澤而忽有楚補久之乃知當事者似猶以雕

蟲知我區區行藏動若隔世頭髮盡改手板猶故且令
襬襶觸暑莪珂淩風生人之趣都不復有何況作官特
恐重得罪於簡書聊一染指即圖拂衣耳江陵相公誠
可謂社稷臣其在翁培植非淺為渠尊公徵言固區區
所願執役者所慮班倕之門難為工耳見答兩儀七曜
語奇絕奇絕第言大非吾任也汪司馬經畧以足下當
之所條上必十世利當不至作趙營平數遭駁難也諳
達聞巳逝黄鬚兒必解組此在探得其情用南北單于

糜法而已然無事而飭兵不若無事而庀財財即兵也
老書生談及此頓覺技癢幾欲投筆公得無一撫掌乎
夙存種種過渥拜嘉多愧不腆杍塾之私唯記室存之

答武岡王

伏蒙殿下下敎責及幽憂唯是隕越荒迷之人無所比
數不祥姓名輙敢以瀆鈞重悚息悚息先大夫之有事
大藩廿有四載矣殿下見稱若新憫卹寃酷以命孺子
孺子死且不朽拜啓華集怳被雄風小山金樓瞠乎其

後復徵睿旨有意楚書俾魏余二君子總司其凡仲蔚公瑕淳父嘉則為佐紀纂不唯七澤吐潤二嶽生色蘭臺渚宫之間幾復聞屈宋唐景輩珮履聲矣淳父似終不能强仲蔚雖苦頭風簡出感知己誼重或可從臾長裾一登醴筵也歲暮卒卒垂襄先事不克覼縷統祈鈞亮書刻數種附覽不宣

答西亭中尉

往結髮游燕齊間則聞大梁有西亭公者河間淮南其

人也不佞私意得如枚先生紬漢官之好一從事於雪苑夾池卒卒未果而會故人許殿卿者為梁史因托一致聲門下乃門下不鄙夷之辱賜書所以慰借良厚讀殿卿海右集序復拳拳焉唯是二三兄弟跅弛之跡黜人齒久矣門下何味乎其名而舉之也不佞凡所從故人所見門下詩若文者三皆佳絕至奉教札及序刻春秋傳而知所嗣於河間之聲不誣也僕於茲道雞肋耳家既無遺書足讐所裒訪十不得三四甚媿無以應門

下舊有論著係春秋者凡四篇一得之見幸憐其愚而教之殿卿便便酒態似山巨源又得普師游戲三昧久計當益入扇頭之詩聊見仰止新刻二種少塵清燕不多及

與棘寺諸僚

貞無似幸以職守隷貴署辱諸君子不鄙棄屈年位而友之使得廁冞從之末席惟是不肖之身承君子之下風歲奇半矣入則貳騎出則後先假以顏旨縱以談笑

師師怡怡削廉破隅使貞得忘巳之賤而以拜諸君子之鉅惠當事者念需次久俾得効一職寄跡焉遂與諸君子隔也初亦意棘署雲曹相距僅數舍許念邇室之未暌慶爾思之足慰而别且一月矣司寇嚴稽覈升散之期迫于卯酉案牘縈擾數舍之武不能屈諸君子玉趾又不敢以望舊游之軌每過列棘門據款段輙欲下傍徨久之而過竊稽近事咸損服章爲睨葢欲佩著㝵表毋忘念思然某以爲思固莫涯物則有敝敝而棄之

是棄諸君子德也先民之戒曰贈人以財無若贈人以言藉是不揣㨗前直易置數畨絹其幸毋金玉而辭而以大贈貞貞也領諸君子之訓借退食微燕一展誦焉穆乎挹春風恍乎見梁月朝夕如接諸君子也快哉慷息以啓踴躍以俟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二十四首

答虛齋王中丞公

伏審峻陟中臺保釐東土三十年公輔之望今始少稱慰縉紳間也特某腐儒未解事不敢以為門下賀焉自

庚戌秋變距巳巳僅百年耳禍似小輕其勢則大弱也
上赫然攬威賞大有所處分有司宜惕然日夜茹膽席
藁自淬勵而今又三年矣縉紳先生靡不開口談兵食
也而未有一事真足裨人主不過削天下之財以供無
益募天下之人以食餘財甚或借縣官之喜以弄恩乘
縣官之怒以張威耳敵至則嚬蹙而憂身敵解則揚眉
而冀擢此非特亡念國家事也迺其智識罔昧苟且以
為私計亦拙自雍并兖豫幽冀青齊間亡不召募疲供

億移家徙矣昨又聞有白棓挺殺令者此豈特漸已也上下人併心力謝它役而圖其外猶不足尚可益中潰哉萬一難作澤中拉然土崩誰為支者山東喉領也難作其勢日益重山東之勢重而執事之身日益危展布日益艱某不佞顧惟所以稱是三十年者敢從效一得焉夫臨淄即墨諸槍手鑛人多奸俠亡命伍也白蓮之役恃而勝得无易我耶給事曹郎所集兵匪乏勇也以為兵則不勇以為賊則勇宜急慰收之毋得令他豪傑

用也更望下教戢郡邑守令時百姓之力安静塡之毋令易見亂臨清大賈沃饒垂敵涎久敵一入紫荆飛騎馳奔若迅霆旦夕傅城下舳艫接甬千計得晏然哉請毋謂遠不至也城下之師誰則料入哉某切因家君以羇孤之迹蒙主上不世之遇而授之以不能稱之職撫心衡慮悚然在衷妄有所窺想而執事鄉大賢長者也家君則何敢望所遺似之矣故因而獻其芹曝其少賜清閒之燕一進而誨之

奉樗庵先生

自執事罷朝之薦紳士夫莫不憤恨愴惜彈指側目於當路之下石者而不敢抗一言於朝夫天下事所以日就於頹敗壞散而不可支持此正由公論之在下而猶冀其足以挽回扶曳不至於一國之若狂者亦在下之公論也夫在下為公論在上為公法公法立公論行而不顯公法亡公論顯而不行執事罷僅一二載不惟行者絶不可得而所謂顯者日漸以微而憤恨愴惜之意

亦日漸以不振矣此關係豈直淺淺已耶古之君子一時之事業天為之人不能限之後世之事業人為之天不能限之假令執事在砥礪服官居職即不咈民以從已能强已之所不可以從上之可耶即不納勢招賄能禁它人之盡无招納耶即不昏夜踵乞遷轉之際能一无叩講而自遂耶又能喑默陰重隨變態之百出而噤絕无一言耶言之絕无禍耶又能為忮賊忍害之行殺人以媚人耶此五者人不能强之執事執事亦不能强

之人而欲其無罷或以罷故為憤恨愴惜誤矣今而後田可農親可養聖賢之書可讀未老之年可以奮發而精詣此四者執事無求於人人亦無望於執事而又何病焉故僕謂憤恨愴惜愛公而不知公者下石當路為不愛公而未為不愛公也僕愚鈍无所窺識然於父師之教側聆一二以為有濟世之心者必當慎其跡有高世之跡者必當降其心夫不量己之不能夫子而見南子不量己之不能柳下惠而與處女宿嘵嘵然而議也

營營然而行之曰吾以遇主巷耳吾以納約自牖耳卒之巷無所遇而牖不成納僕未敢遽議其心然亦未敢遽是其跡也或見與時左遂奉身而獨潔或勢與念咈至直行而蹈禍曰此足矣世莫予及矣且以為糠粃且以為草芥而據益峻視益廣行益怪而難企嗚呼鳥獸不可以同羣我豈其異類耶僕又不敢信跡而遽與之也惟執事介特之操温恭之度消融於學問體驗於身心務實戒名近裏達表於二者之病了不相涉故敢畢

其愚而請正焉新拜帕茗及披手牘之惠諄切相勉僕志習汙陋牽迫雞肋之感特不至叛名教作小人它日從門下有地耳山居希為道保愛不宣

華鴻山學士先生

伏審疊茹荼苦扶服裏事某雞肋塵守不得奔致生芻之哭僅從諸生後一效執管微勞然於先府公懿德未能少益寸尺愧間忽辱手書厚惠𠁊然在疚不忘几函之迪唯有感佩而已計踰祥孝思當未紓先府公夫人

享有上考物志易戚終始儷備人理罕復遺憾天下之身幸自抑嗇全之某竊祿浮湛如昨平生於泛然應酬上不大能有情而頗亦好習讀諸老先生書然孤陋未盡解也獨時事感觸不可言募人積粟未克刷城下之恥而中外晏然輦綾錦茲之互市之馬方來甘泉之烽隨繼今莒州賊執同知滇土夷殺方伯羽檄交馳名實俱盡瓦土之勢匪直已形特俄耳時既甘厝火之薪某恐不免破巢之卵也家君病體綿貿一時之偶遂服重

寄其間掣肘觸藩每一念及若負芒刺非師之愛亦何可麈瀆向熟岩居諸稿真足名世我師不罷官不過八座已耳試問今八座疇可達素而自表千百歲後亦復誰有知今八座者世途荆棘動輙由人唯此事差可自力愚雖不敏願從執鞭冀念門牆之末俯賜提策亡任感切使旋聊此布悃不宣

又

再辱書一拜白粲之貺岩居稿落落莫莫故義熙人語

也某倦風塵中輒焚香諷一二篇爽然自遠時從南來人得起居蕩之役甸人從鄉子弟掊白梃纍餱角賊甚苦彼亡所甘心焉童圃赭澤矣而不能加先公之廬歸如也敢以為吾師賀雖然彼或者卒其怒而仇我盡移室哉賢器清令復踣有司真宰所吝靡關人理不佞請毋東濕而時優之使不盡意當自距躍三郎君比復何似不能不懸情耳老父入春軍事委頓鬢髮改色某近者尚書舉故牘便以省刑見命猥復周行輔郡簿書自

匿餘亡可爲道者出入神明良飯自愛

王稚川太常先生

師行後兩辱教言且領至意欲具啓走使奉候而且謂秋前未抵雍也發且止數矣某自入五月來災疹游羅一子娟秀奄化異物旦莫泣揖忽忽若失得以淮役擬托便還吳下少尋故游浮湛幻身而家君取快嫉者復有浙師之命驅馳危險委質無論在某敢安且家濱大海與賊共之彼少見迫驅此便嬰焚掠歸僅旬日欲奉

老母避地閶闔卜築未果報期尋逮黽勉北行萬事俱廢舟中稍謝它累用紓鄙忱左右且見聞一二請質焉邸報知大將事露矣天子追僇尸籍其家示遠近東海波臣竊自驚喜以為賴宗廟社稷之靈決疽去瘇亡損支節此非人力所及也當今國家威甚振所可慮者不在難去奸而在易用人外兵帥時陳似矣而其事乃一白面老公又京營將紈袴子也其人知識勇幹緩急可備否一二元老共戚休股肱腹心之寄生不能為縣官

百口明巨奸因其役從臾之又無以善其後何心也二王出留旨下乃定海内心婚學大典次第舉行正根本絶嫌疑逺近大小靡不加額誦聖明第講讀之臣亦有以敬皇帝時政告者否師名德重望樞握有日杞人之憂預以相賀幸與而教之

答王新甫

萬里將書兼擕巨帙良悉所謂甚厚期僕也僕何以當之追唯曩游殊太草草獨以一二語下愜鄙衷瀕行投

贈聊具仰止何能少重行色不意冡記至此能無汗顔執事程則班史掞藻沈宋翁然將一代之盛而又官嶺南嶺南山川奇秀宏麗稱天下其所當於耳目而益於衷不淺將必有的然傳者幸毋靳誨僕也京師交游政難與語朝夕僅一歷下李生黯黯古色當逺出吾人上陸沈散署足占世態矣來書以家君擢賀未究深愛所存去秋偶縁城守便得超越衆非厭服行能聊相慰借令令周旋寵貴乳哺悍驕劇慮窮巧未尋要領執事倘

一體之必見恤也如僕又何語退非子傳進非以言尸
禄觸藩慙顔如甲草木等耳何以自樹自見哉人去急
附通起居别書肩志懐請教照入

又

僕受質偏駁任守獄吏縁責多忤謬以資薄從諸大夫
後躑躅東土白跖之區也銛矛三尋攢若鄧林杯酒失
色白刃霜躍即不肖醜顔之息以寄士民上旦夕危漢
法中耳以故匿不敢通其厭棄之姓名於故人也乃使

者從傳中丞來則將足下尺牘疊疊記不肖如昨足下長者宜爾僕於文章鮮所規象師心自好良多謬盭然亦以其奪之故不復能治申韓家言胡以得此稱吳君也豈吳君與足下亦遂有昌歜羊棗之嗜未瘳耶足下娥媌令姿飭以規矩調伏其氣與時抑揚海内薦紳大夫言文苑者誰不領袖足下也即忌人又誰以一二酒食之事指足下者然竊聞足下尚少之益日夜刻劌性命之蘊講求經濟以求太上所謂夫黃鵠遨翔於天池

而不賤斥鷃丹穴之吭雄於九霄而不薄蟬翼此更難也足下又亟稱吳明卿固無恙哉尚能從足下游乎青衫如鶉八口微祿即不遂自決爲溝中之斷者安能不頫然向繩墨也足下念之固喜如僕乃簌簌淚下矣濟南生傲吏闗西嘗三以其文若詩來承欲得其耗故附以聞卒卒不旣所懐亮之亮之

又

嚮者傅中丞人還則具一啓及以覆瓿之言侑也至於

令不奉繩斧之誨將無去人浮沈否所從游者翁朱二方伯咸以習足下故再三口政術不置足下之亭於官宜爾世貞齒頬之餘坐卧鋒銛困以刀筆為湘中之槧久矣不自意再逃簡書政為老親躑躅虎口進退唯谷踽踽笑人于鱗足下何以教之惜哉明卿負諸君子推轂稱不罷故以坐廢也文章之途日益荊棘篳路藍縷以啓山林非足下誰托也

又

與公張園痛飲時十六改歲矣待罪青社鱗羽一擬浮沈異天間者濶焉即不才所遘會不敢望稱人何至作官量移貴省擲身案牘中忽忽忘其故吾矣敎翰飛墜恍若覩紫芝之眉宇及稍讀辭所云知儼然在疚猶勤存故人高誼乃爾虎丘步武之間竟成間隔盈盈一水亦復何怪僕此出真畫蛇之足但中間有大不得已者進退躑躅觸藩一羝可歎可歎縣官方急材黄金䰟㦲日購枯骨而千里之足乃放中野所未解也知不足膺公

懐聊及之耳公哀戚至念純一不已天真自露外境皆假佛法所稱證無生忍亦此意也不知諸大知識能首肯否非日當效生芻之敬先奉謝因布鄙忱伏惟照亮

朱客部子价丈

壬子冬道寶應里中儼然龍門也忘其少且不敏而輙進所欲吐辱長者收之小友矣已論報還值有他出弗果謁然邑臣致二行卷捧之如和璧隋珠從天下也句吳諸少年過從索而指賞以為祝京兆且復出矣何期

一卷遂有長康之化迄今咄咄抱歎也丙辰從家君所
兩扇頭之寄昔人所謂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良不虛耳
執事吸月露閒齊梁又所與倡和相慕說者為博南山
人也世貞晚進於詩無所解然竊謂博南山人固博而
多組織之語不能如執事清婉天致自發其言成一家
云執事得無難之否執事之視宗生世貞丈人行也渠
獨以幸數於燕市奉杯酒扢揚風騷世貞削跡海邦寢
處蹻跖矛盾之與交而案牘之是耽豈非命哉日者島

寃陸梁淮揚間將無識康成里否發郎中報見公以不赴尚書期應公適也非修我牆屋故耶屬家僕還敢以布其區區別作請正何敢冀玉案之報八寶書屋中有賤姓名足矣

與李東昌

幸緣玉倚忽爾萍散言愴離索令人自失曩執事五馬就駕體中憒憒遂阻招提之餞更承不棄遠飛敎言計履任已久上下安和逢迎案牘咸目牛游刃聽折之暇

或登樓望嶽或省駕齊墟付餘解於歌咏體至景於丹青宛然一風流太守也弟日坐省中譬若籠中之鳥毛羽楚楚顧影羈牢雖效悲鳴誰為釋去明秋或可得使事道經貴治叩門索飲政恐太守威儀嚴重閽人不察謂是游客漫逐之耳于鱗峻伯只如常此間最難得與語便附聞之足下所有雲谷樵者否為我指其口曰但宜進酒

又

執事郡當孔道攝吏百計攬聽逢迎歲月謂少而能片言取折分身應酬又復遊戲丹青縱横詞翰萃成卷帙惠之故人豈惟文雅吏術兼至無遺一丘一壑猶可想見高致也僕迂踈背相世態本逄强就束縛隨人笑語邇來聞有覈察倘緣此得解便還故吾但家君連被委任事勢匪輕進則虞身退猶歉報烏鳥之私中夜芒刺執事舉以〻見賀意猶未悉僕也自執事言離雲司變故叢沓遂爲危地僕雖未膺厥責亦復何心將來日浸日

溺難究結束一著浩歎而已别來偶手談竟能勝袁宋諸君此可為告

寄凌汝成

伏時周還臺使者海上也屬苦吏蝟摯且蒸熱卒卒以故報書不得有所傾吐既發則時時念大雅不置也從長安中發郵書輙問執事除命不得甚恠之以為嚮名氏則再三聞公車矣將無執事厭其高足耶家人從南來具尊公及太夫人起居狀良慰賢兄忽遂再朞每經

黄公酒壚不能不興濬沖竹林之歎計執事猶甚寄哀於人琴也其孤比習其書否青州日飲食盜賊而處無所復言新南康推受事何如貧甚無以為投劾地世途咈息往往礙人執事幸委曲成之世自旦夕且歸矣勉旃自愛不多及

答徐汝厚

兩辱翰教及海物殊荷逺意昨見竹隅公云足下苦公分相逼且朝夕計饘粥不意諸生時此乃佳耳士大夫

最受病在求與諸生異與諸生異不得不作盜跖吾州前輩固無如足下也某自入散曹來稍稍靜思即嚮年與足下相處時徒以浮氣待人以易念待事以麤心待古人書以滿意待詩文終無毫髮進益且得罪同行不少也來教云洋山治蕪湖稅極不得已昨聞洋山固欲辭之又非也東西南北惟上所命我欲潔身誰當其汚者君子自盡何如耳想當不復然矣

又

昨始得袁舍人書及蝦米向兄發柬時謂此當最先到既乃最後到可笑也僕循次作一月老獄官長日宴坐殊更憶孺子風度不淺淺今冬北來謂可續舊時語笑但歸思盐憧憧地玆期或南遂相牴牾亦未敢必也悪詩一聊録去僕邇亦頗微解獨於贈寄執事甚加意而甚不愜想是執事緣薄又不知我緣薄也

與岑給事

世貞自奉先君子諱杜門席藁者七年矣春初天子霈

恩詔與天下更始不肖方有霜露之恙匍匐而北白見
先人寃狀俟命國門之外而是時數從邸中吏傳執事
後先所上疏讀之諸剖析利害持國是搏大奸以為無
減於長沙敬輿之識私竊偉之至舉逸一疏中間誤及
不肖若有豔於雕蟲之技而加之拂拭者執事豈有所
過聽於人謂牛溲馬勃真足以備毫末之用耶不肖束
髮時即冒朝籍其時妄不自量亦欲效鉛刀於一割而
不幸與用事者忤馴致大變震蕩摧裂之餘此心已灰

久矣七年中負不孝之罪不敢自比於人而今幸執事之疏與廟堂諸公之力先君子獲從昭雪不肖兄弟稍得稱人於鄉井閭即國家復過聽以一命見縈不肖雖懦不得為嵇侍中亦何敢偃然而自附於偉元之節哉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田光先生曰太子聞光盛壯之日而不知臣精已銷亡矣不肖之所以逡巡而不能出者竊用二子之言自問而頗有所驗懼以知人之哲累執事也昨復讀執事救周太常疏令人

歎服度非北垣諸君子所辦區區一得之見蓄之久矣敢以聞於執事大抵今之稱大臣者類多內顧之念而不肯為國家任事今之為諫臣者各欲自靖其志而不肯為國家惜才且與其易而退之毋寧難而進之今主上固寬仁恭儉不忝守文主然頗勸於萬幾而左右之道諛者其兆已大露即遠無論元祐元豐近不見正德嘉靖初事乎正德諸中貴人弘治諸君子激之也嘉靖諸新貴人正德諸君子激之也此意唯執事可以奉聞

亦願與同志者相為慎重而已不肖不然之灰無能為報第先君子入土即縱身散帙中作老蠹魚送餘日茍有徵見於三氏之旨勒成一家言毋負執事門牆足矣先狀奉覽并粗溥儀將下忱統希照入

與尹御史

嚮者霜節東臨世貞側伏田野第從令耿中丞所得公風猷一二私心豔慕之今春不肖兄弟奉天子恩詔匍匐北上為先君白見寃狀而為用事者所尼躑躅國門

之外復竊從邸中吏窺公婁上大疏隲核賢否綱紀國
是隱然有古賈陸風而最後乃誤及不肖兄弟豈以障
尼胡禄足備鼎俎之用抑憐其淪落困蹟窮極已甚將
收而拂拭之耶不肖身所當憂悲類非人間世所有徑
寸之地灰燼已寒即冒昧强出必至跋胡疐尾供士大
夫笑資上負國家再造之恩下累執事二三君子知人
之哲唯期杜門築坯於丹鉛之業少效區區庶幾毋負
門牆而已天地鼎革明良一時政諸君子大行所學之

日不侒乃復有隱憂焉敵氣日熾兵食日詘然此猶在外也今萬幾漸勸百孽潛伏言路微枳遠則熙豐近而正德其兆已大見矣廟廊之上與臺瑣之地何以待之執事幸有以示我使野人得安意畊釣不勝大望不腆先人之幣少伸下忱并先狀呈覽統祈鈞亮

寄陳司理

某嘗讀史如徐孺子之流其托寄若無關世者然一遘府主之辟即不應猶終身北面焉古人不以知已易感

恩其意固爾也乃某舞象時則以雕蟲之技辱知於長者其時實懵眛於人無所比數然執事固已誤知之而不佞亦繇是得補校官弟子以次獲升斗矣奔走世路十餘年竟無繇南窺衡湘之境又不獲走一价致咫尺之書少抒區區之悰而旋遘家大人難摧剥震裂幽憂忐滯之餘其於生平蹤跡忽忽若無所識者近遘天恩曠蕩扶病北走伏闕上書冀白見先人寃狀邂逅賢從子太史公於都門之外始一聞執事起居怳若啖火棗

而爽然悟三生者使人愧汗津津然下太史公又亟為言過庭之於所聞於執事者不一執事豈尚以某猶夫哉彼孺子者則何人也吾郡自辱惠於執事二十有五年矣其風猶政術雖閭井至今能道之而一時不能理於操切少年之口然其人往往澌盡灰滅無復聞於世而執事方健杖屨無恙日夷猶於武陵桃花間猶以其未竟之畧發之於太史公所謂季之所得孰與仲多此語知當不滿執事一笑粲聊志鄙感耳兹具不腆幣儀

托太史公上之記室拙詩二章書扇頭請正執事能無
曰孺子可教否南中暑溽強飯自愛不一

與徐叔明

昨在九江有數行附尚兵憲通候不知達否弟以畏熱
廿二日始抵省兩臺諸僚雖見愛厚而此間禮節頗繁
衰顏磬折顧影內愧且履任候臺者踵接牘吏環繞旅
酬交錯又入棘在近强驅作老博士弟子與寄都盡不
去將為小祇園笑人矣每見諸公談吾丈風雅使人忘

倦又云吾丈亦時時見念豫章紫氣中有同此苦懷者必非他人也諸公急欲得吾丈來見代為鸚䳇黄鶴增色亦有意否為吾丈談此苦而以相要者熱海中亦自時時甘露洒也一笑一笑五更起作書目眵數誤竟授草小史景象當何如餘不盡

又

使來拜手敘叙致契濶旁及風雅間以澹辭怳然若寘此身黄鶴大别與公對語也紀行刻老手縱横遒句逸

發正如右軍五十二以後書若江山之助固不足言矣入楚稿便自作小巫頣頷齒牙芬流鍔出故旗鼓相當羣公之言豈欺我哉弟勞苦視家君數倍而飲啗益進不困夙夜星數之說信有之馬曹事少簡更托須臾其中償文進耳湘楚右轄神僊官府稍為戎籍係心以此送日亦自佳政府注意維桑仗鉞之命當在不遠然中丞方在事似未肯輕移也中丞見念之深便間幸一達之溽暑南中當益甚加飧自愛

與陳户部晦伯

不佞生獲遘足下同世後先通朝籍垣省相望乃不獲一並薦其長稱國士交抑何奇也既足下屈為外臣得吴郡而僕已久棄田野間乃足下不鄙收其麋鹿之跡而賜之友結襟帶握杯酒揚扢千古隲核二次以求太上抑又何遇也僕於文章無所推讓顧不自懌以九州之外六經之表不得如阿難耆婆者為之總持中國區區雖倚相惠施亦不甚多見使三代文獻寥寥焉抑亦

諸博士師弟子少置力耳夫豈獨秦王李斯罪哉今天下幸而無挾書譌言之禁甫離齔即從事學官顧其所習僅科舉章程之業一旦取甲第遂厭棄其事至嗚王登金據木天蔡火之地者叩之自一二經史外不復知有何書所載為何物語令人憒憒氣塞休明之代士大夫談性命者創不根之語蠅集蛙傳以文其陋而瞯然欲主齊盟即所謂驢非驢馬非馬龜兹王乃騾也其稍上者即操觚之士攀西京躡大歷厭薄宋儒以為不足

道實不如宋儒日佔俾小有所撰述也即所謂夜郎王謂漢使者我孰與漢大也不佞少小時竊以托附長者之嗜顧不能沈思有高陽涉獵之病中年好酒懶事時時自廢然意有所溺竟不能一日離之居恒謂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相親一日不開卷骨孔盡窒罷歸田爲鄉里小兒項領所苦忽忽寡酬以故每一遇足下輒便欲傾倒别後與家弟言之猶娓娓不置也家弟亦云目中未嘗見此人幾得之奈何失之尋足下還留省爲僕

言且有旬日留後六日僕走一介跡之擬挐簞榼嗣其後以稽從者則以先一日發矣足下如無意開府吳會野人足不能及百里恐此生無復握手當恨曩者之草草也足下勉旃自愛聞結撰已成垂勒不朽世無慕華林編要高孝標者殘膏餘馥能見沾否楊用脩自謂近代子雲見足下聊蕭之僕初未敢奉從然覩其書如方城萬城張浚張俊三尺豎子所不道者何也近有致河南通志者名宦中相州刺史高陽王雍魏孝文帝弟也

以孝文戒葢自勵今作王雍高陽人此又大可笑也今世所稱博學知名士如此僕又安能舍足下乎勉旃强飯自愛

答陳淮安王叔

自嘉靖中一再從蘇山先生燕邸而最後先生外還吳明卿氏來言曰夫夫有子矣是少而敏楚材也亡何而聞公成進士已又從家弟所得公詩今乃又得公文矣公於隆慶中名滿長安乃厪厪一守操觚之士亡所藉

以生色然淮揚股肱郡治理一切流閒璽書褒召當亦匪遥循吏自可亦何必寂寂文苑哉來教不惜齒牙餘芬以僕一二狂談有足蕘采進之引玉不佞於公文無能為役顧管窺所及謂公實自正宗發以奇藻意融法中不出法外汪李之後罕見其比故不辭而僭為之叙自忘形穢之誚也公能為我藏拙否先太恭人貴大𡭗兼拜牢帛之貺銘刻㳒醇惠存種種吹暖於灰㨿骨加肉何以為報使旋聊此附謝諸容嗣悉臘寒為道為天

下自愛

又

得尊公書知門下初以一介走我於家而不值也乃更淩大江而上及我武昌則使者足重繭矣啓椷捧咀有餘思焉門下盼睞千古而胏腑故人乃爾僕故深幸之惟恐其不得當也家弟獲遂同汎不減元禮之游僕每出必悔悔又不能無出非人哉茲行雖一與寓目江山之勝衰顏磬折奔走委頓以從諸少年後無地著面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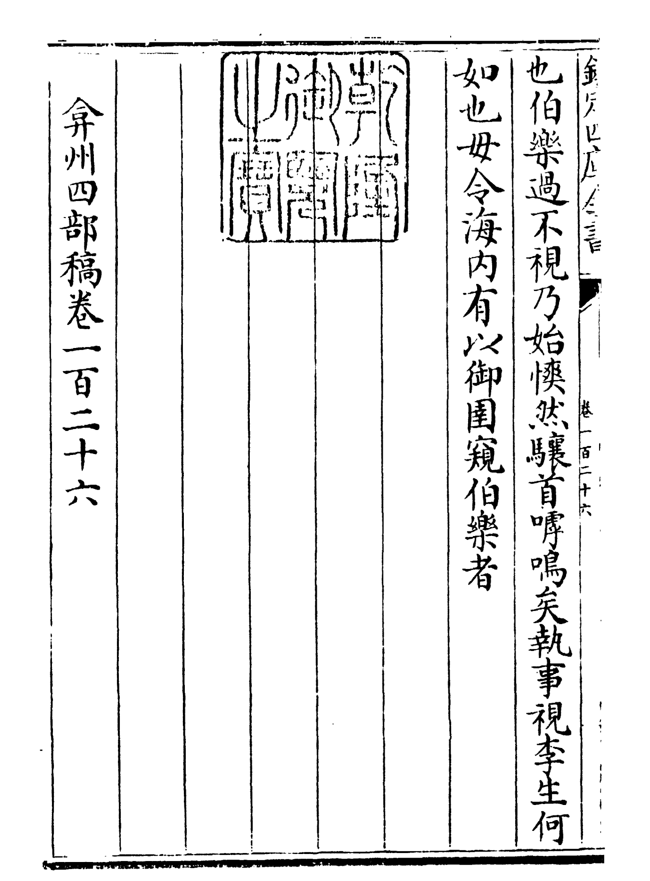
自力入棘即文事叢委之矣垂老於晉楚間作博士弟子真前生業債也已具乞休疏托舍弟上之不知當如何耳佳刻華織謹領獨青州從事作烏有先生楚釀甚惡幸所攜足朝夕不然不能無望於使者也新詩烺烺郢雪之致奏之黃鶴無論玉笛令梅花盡落矣漫成數語以謝沈嘉則魏季朗諸君從門下游甚善然渠輩尚以多彈鋏之歎也尊公泰音鳴鳴為楚生色他文多奇知當未艾方苦頭風飲藥不一

樊侍御

某一二從酒所奉顏色雖狂覆亡幾而傾吐特深日者拜命之候方苦渴疾匍匐通姓名門吏不得一捧别袂中懷惄如使者攬轡而陟太行之巔慨然有餘慕焉墨吏省巳解綬循雅之士爭自刮濯以庶幾下風來諭似有所未足卷卷叩攻於頑石胡長者乃爾某不佞聞古有助於人者牛溲馬勃亦不卻也乃其所助則非牛溲馬勃比也順德李守於執事屬吏也即亡論其文卓犖

趣古某故同舍郎私之謁省中歸炊脫粟閉門謝客書聲竟夕矣母來自歷下就視畢數日跨一驘歸不敢以煩縣官芻秣嘗謂蒼頭歲除矣安所得酒持敝緼袍東家質之某幸有餘奉推之不數數受也比跡其守郡率素亡毫髮改日一肉奉母耳妻子更日得少鮭菜耳吏民謳吟戴守若父母而頗以文法左往使又不樂除道積糒待非常之客客亡為游揚者僅雞肋牘末耳令李生伏鹽車上羊腸屈足就秣御圉鞭箠而拂之固所安

也伯樂過不視乃始惵然驤首嘷鳴矣執事視李生何如也毋令海内有以御圉窺伯樂者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七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張健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三十首

俞仲蔚

春時附一詩及書知當達也賊益深無復下理貴人悉海內兵攻之吾恐遂一擲耳仲蔚佳士顱內作青精氣

何可着賊手無力不能挽夢寐仙仙耳仲蔚知吳明卿謫耶坐以談文章故當事者幾一網盡然謂僕乃其魁焉所深恨僕則以左右死者常自厭恨業障不自割斷借人了之明歲夏初可長得奉仲蔚也日坐樊籠訊諜滿案作生平所無態苦甚苦甚武當筍風格袖領質當昨過焦副使者雜油及蒜烹之一見欲嘔不覺罯笑此筍亦遂當笑吾也人去便聊以問仲蔚

又

前入吳見陸子傳先生僕欽其歸甚高又丈人行也頗
與僕論詩僕舉足下似之渠云甚古雅少劉耳僕謂劉
政是吳子病故不應識足下耳今奉去素卷一册一欲
足下書古詩字倣錢大或遂多得數章近體亦可二三
鄉居極幽寂春來卉草種種又多海魚新菜差足奉也
足下與小佳便從藍輿舁來醉花下矣京師稱謂太厭
人僕與于鱗輩稍稍去之因呼字然僅施三五同志他
友生亦遂字吾吾不許也今以謂足下亡訝也

又

邇人回附短啓并令家僕微有所助不知得徹覽否念仲蔚圜城中寢食不寧天下大矣仲蔚故不渡江而北或西從楚蜀山中樵採了此生奈何寄要領鋒刃間耶事大槩已可見僕為老年銜上恩北門之托君親分深不忍棄去耳不然僕豈嚇腐鼠者即黄冠胡難哉昨與宗臣吳國倫約平生所著述人書一卷相授以備卒然不可奈何所得仲蔚篇什雖出妙翰恨未悉今顓人需

仲蔚平日詩亡論卷帙幸一一寄來秋凉當手為詮次來歳倘遂乞外付之梓人以比於名山大川之義仲蔚毋過自抑南海梁有譽亦五子之一而今死矣海内僅覺李守縱横逼人僕極兵力彼猶黄池之盟吴子我耳然舍僕恐遂下風也當發仲蔚一笑

又

三得足下書良至猛虎吟前無作者昨見南來人冦似小緩然數十白手叩臺城横殺將吏從容歸其大衆彼

不肉我哉久計以江而南與賊共之幸彼中乏英雄耳閶門中諸小兒塗抹倚門便自相國色卒然問足下無知者如僕固益不見齒沛父老習見隆凖公酒態謂是風老公十日高會感加海内始相驚一亭長作大舉止千秋事業豈易令齷齪書生賞哉孔嘉亟為吾稱其子甲吾數從人間見其詩末也此子風神小可耳便令侍足下十年不作雪山苦行終落闡見宗耳前書邀足下拔家而北恐未易又足下帷房之好不輕復當且止全

集何時付我世貞冬盡當得三輔讞獄使者十月可了
徑歸卧矣濬人盧柟賦手張左亞也足下物色之否

又

數辱損書勤篤備至題扇一章悦若偶坐清飈自流梁
生遂致全帙息鞅精蘭稍就披卒愧於足下無測高深
愚不佞妄謂名世語不在廣如五七言古正始之音出
儌入妙近體小有散緩恐一二儌璺不無連城之累耳
亦櫝委致義慶若在當令絶倒序記如馬遠山水圖類

雖極人工終乖天則敢取十八付之梓人敬俟來命足下謂僕所云高士贊欲收仲長子卿非也乃子光耳語見文中子中亦有前史載其度格足下偶忘之耶幼安龍德而隱變化莫涘高士後先此其翹楚足下意若有不足而收之者非所敢聞也幸自惟急須入集耳别紙聊杼塵思以答來美當見揮斥

又

盛氏兄來辱損書及扇頭三絶之贈良悉來美郡非孔

道遣信不易故於足下殊若沈簡精神之思托之夢寐
耳老吏平亭粗所便習雖酬訊匆匆頗有隙日以薦詩
書世人貴耳時便齮齕而僕受禀偏駁不耐杯棬乏博
山閟温之口而多中散箕坐之骨加以仲舉犯上之性
自附陳容同日之志譏間所積遽成丘墳當事既擬肆
其蠆心慫惥何緣亦側鳩眼臨發之日尊慈婢媛親瞎
丸瀾謂僕都謝筆硯逃形案牘入齊以來罄折熟矣亦
能粗語滑稽佐酒醆矣昨者上計吏還言朝堂内外盡

為煨燼冦跡所至河流欲腥家君僇力矢石横拒出塞
幕府上事翻被鐫削北風甚勁南幕多烏又聞樵李有
數餘皇西則秦晉敗堞改阡心膽尚裂東則青兖大俠
亡命骨節盡痒生非其辰黙與夔溝意氣所發亦欲淬
礪鉛刃仰希一割之用既而唯之手趾束絡躑躅何所
昔人有言吾不能為千古笑端也外則念玉石俱焚之
菑内則顧巢卵併及之變坐是竟食而三廢箸終寢而
九起嗟也静推陰陽消長之會臚數史籍盛衰之跡往

往符驗而僕最不幸心所不喜乃復得之明興裁抑門第寒素雜陳而僕家乃六卿二人監司守令紆朱綰青又不下數人此一儌也幼藉尊君之庇不耕而粢不蠶而帛出無步趨日享再肉此二儌也束髮被薦踰冠登朝隸司寇者九載而不被一謫今又猥賜金紫矣此三儌也心所欲語口輒能導意所欲筆手輒能副譽不及閭里而或鼓舞遐儌此四儌也雖使足下為僕解之何以解也不佞三月之間蓋以歸計陰請於家君再矣而

未許曰汝其置余何地哉夫少也學未成而遽倍君非所以處也且使長者親戈殳之役而衛其子弟彷徉於鷄狗之社可爾僕敬謝無狀因復需忍待罪東諸侯絶旦夕之請抑鬱憀結而不得伸聊取夙所著作粗加編定詩自騷賦古體以及近代文則繇序傳洎雜著往往畧備人苦不自知薦醜百代以期偏嗜亦良拙矣即不量未遂溝壑尤欲賦二京志五嶽續子長不竟之編剷老氏未純之論九一其流付之山川而所虞如此所望

如彼是將卻日再中留望為幾也足下能無笑其言乎令海內之士家握靈蛇與僕金石要可指數衣冠之雅于鱗日揭則吳生入室宗徐升堂伯承峻伯順甫二三君子亦當兩廡山林之致足下擅其玄謝榛脩其短盧柟采其材王治吹其瀾又聞吳城中有彭年黃姬水莫叔明者可謂盛矣夫文章之士如韓非李斯班蔡孔禰潘陸兩謝蘭摧玉折豈非造化之精惡泄人羣之舉忌擅令日僕念諸君殆不啻念僕也勉旃強食自愛公署

雖闤闠別有篠室可以娛性足下倘許躡屐僕便脂軏淮口却掃齋門種種之懷尤未竟吐以待更發

又

春時身在人齒頰間又復老親躑躅戎馬之地故作書多憯悶語足下讀之得無訝否陸生竟買舟而北附足下書及扇來甚慰空谷足下歌行宛轉流麗故非凡語特痕跡陶洗未盡去選尚隅隅一塵耳僕居恒謂子與如醍醐和軟豐腴靡所不入今見足下解帶留連東吳菰

蘆中便自有千古風流令人妬聞此舉淄青大都會也襟帶海嶽多古賢士大夫之跡足下能杖策而來乎郡厨雖索然脫粟之飯可以佐游足下無自苦人生百年里中也政復何益

又

前者辱損書及風雅之貺爾時大人方俟不測之命僕與家弟塗炭衢路徼聞嚴耗則方寸崩潰小測寬旨則精爽狂越無論仰和雖讀之尚未了了尋荷主上多竹

宮之釐且念故劍敝屣垂假闇昧曲貸可希餘息復延驚魂稍定三復尋繹始知足下敦嚶鳴之好信疾風之勁良用劇心至於攄藻瑰麗詠言幽雋三百之後此其錚錚家大人所坐輕重行路明之至被搆本末未易一二數也冀足下知已久當自曉獨僕區區夙心於東海一書虞昊日之將逮悵尋壑之無機歎文人之鮮永測功業之難終不幸冥蹈若合符節令僕身當之易耳僕不憚碎首流腸曲旃之下第恐虎視眈眈坐以好名遺

恨在獄以故削慼為脂柔憤作合句乞匍匐若贖若瞽用紓旦夕耳日月如照雷雨終解與足下夷猶耕釣固當匪遥不然夜臺之傍豈少僕一人哉吳中唐子畏每言河清難俟後世知有唐生足矣僕每悲其意然此君婆娑率於著述不能逮遠僕雖不才跳梁翰墨間自謂無讓古人間一開卷至大歷長慶輒興阮生廣武之歎足下視僕豈戀朝榮者外拙詩一什章十二傾寫所懸兾暢來美豈敢濫續華貂浼稱金錯足下亮之而已

又

家人來得仲蔚手書鬱鬱中更不堪讀為我釀淚耳賴二章一破之筆勢朗朗超著如見米顛父子僕老不辦事此舍弟頗好臨池便付之作津梁也長公遂棄仲蔚致悼人琴固所不免亦願達者念有盡之期削無益之痛毋徒戚戚自苦為也楞嚴圓覺金剛維摩諸經大是對證妙藥仲蔚兔之書來知走吳門哭子相故孺子千里生芻也此君婆娑政坐宦薄著書未成嗣息中絕古

語鈌陷世界殆為渠云耳世貞飲咽如昨甘泉中奏瑞日新差得從雀鼠餘息他固未敢希覬

又

昨乞足下書陶貞白傳記已揮灑矣可便付去力僕自寶褚河南哀冊後偶再閱宋景濂方希古二跋定知彼所見詹本之為摹或為贋也第恐耳觀者翻據以蜉蝣撼我又攷諸集不無異同要當以此冊文為正聊識數語須足下作蠅頭楷以鐵手腕發之令人益想見河南

公用筆妙處當更為大具美食也吾忽忽無暇臨池而
意尚好之一歲來所見獨項氏藏柳誠懸度人經佳耳
字極細而筋骨遒勁可愛真所謂大字蹙令小者文氏
出師頌有金書御題小玉壺印故宣和物但古法書家
稱蕭子雲出師頌不聞有索也豈蕭書行唐人以絹素
臨摹之自此本應慕而一時鑒定貴臣誤指為索帖耶
緣閣帖内數行小類及後出月儀帖亦章草故耳昨復
見王百穀嘖嘖歎賞舒生進士箴決以為唐文皇真蹟

僕謂文皇集無進士箴其用筆誠精熟然多肉而少骨後人熟蘭亭聖教者亦辨之不必高品且文皇自為箴賜進士而以貞觀收藏小印鈐縫甚無謂也余言出二子意惘然不樂然聲價亦頓减矣何當見兄以比抵掌年來購集得宋四家及趙吳興凡十帖自謂頗精湯生裝池時更相許亦須足下一鑒賞懐素千文極合作而足下不甚篤許不以勞公容卿也

又

昨得足下書陶隱居傳哀册䟦真所謂小字有大法當自僕評誠懸度人經語發之耳懷素筆故神駿第好以意創造令人不熟千文或折看多不可識此秃師妄欲凌右軍足下大駡之似為山陰吐氣耳宋有張參政者好作草聖每令其從子落槀至波險處問張亦不自辨乃曰若何不早言使我忘之故亦宜爾米元章論書云張顛俗子變亂古法懷素稍趨平淡信爾顛史當更甚耶今世所傳顛筆劇少伯英殊愁大令桓江州帖或云

是伊書果否然足下駡懐素而推豫章又不可解豫章自云涪州以後全入素三昧然素結法緊豫章慢素腕力强豫章弱故自有辨也足下又云性不喜郭林宗此語的有見要令世人聞之僕日來眉頭得小展過此一月濁醪妙理盡矣

又

足下遂扁舟送我虎丘當復聞虎聲矣羽王合諸名勝跡足下而不可得大是佳事第令此會寂寂耳燕中風

壓無面可避然每至詸足下與叔平輒自洒然即諸貴人聞之亦怳然自失也初入京幾作衛司馬看殺疲頓不復支今稍得息肩耳而又為文責所苦刺促竟日無復佳興可歎可歎未審何日隱囊煎茶捉足下耳作嘔噱也子與明卿雖似解然未可望除目顧觀察須促其上道勿作逗留也

又

久不奉問家人從東來頗得足下狀知杖屨無恙詞筆

益健勝聊用自慰而已弟以三月登太和其瑰壯秀拔不知於三峨如何要自弟視五嶽瑯琊象管斷續雲氣中幡節婀娜聽如意指揮玉京太清之游當不過如此也所不堪意者宮觀數十百畫作一家相羽流萬數無一人捉麈尾作玄語遊客填道誦佛號振耳作諂希福不減長安市乞兒且以晚顯故遂不得南宋以前人片詠隻字令人扼腕今所上一賦四記百詠可黏置齋壁當少文臥遊否年來不作賦既成讀之謂可文考靈光

鼓吹恐亦是老態護短也錢叔寶秋涼欲過此倣王安道例作圖足下為我書諸篇於册僕不能令後人稱三絕庶幾托驥尾以不朽耳所許寫圖覺維摩可就緒否既乞休不獲未免婆娑山城軍事稀簡罷案之後僅如一退院僧差有髮耳人便聊此奉候不一

盧次楩

足下四賦恒時其几案間私怪騷辨載胥亟沉涸潤揚馬物故岷峨改色茲長已矣何圖足下河北傖父千秋

緪也往者計出獄當抵蓟門虛左而待者寧一日哉足下竟舍我而往來邪襄間也以天之靈不我棄也亦得遂善于鱗此子嶽聳於中原僕亦埡峙於江左后土所命忘其崔嵬切劘下上無復宇宙楚人吳國倫淮南宗臣吳人徐中行故南海梁有譽草昧特起偃蹇羣雄獨吾二人者相慕說輦上君子遂成耽耽握節之日眤友耳戒出毋問訊盧生胥靡也其於助君浮薄名不淺於乎次梗足下吾自拾人間遺失物何預諸少年事耶按

部過濬當疾飛騎載來並組北首斗酒之後揚扢風雅身與足下旗鼓相當兔旃自愛兹僕已抵恒陽顓命邑大夫致不腆之幣筆札者四五人受足下所草賦及諸詩歌從鄚中附來毋見避也

又

騎而追我道傍莽蒼河梁間色也夕與茂秦長揖不作足下繾綣故知奇人難再耳下衛河飽帆張風鳴榔瀉流不旬日而抵燕大足暢懷為足下成五詩可自翫也

毋輕令時人見之知復當南南殊饒山水恨之我輩人耳勉旃自愛不多及

彭孔嘉

匆匆避兵吳城未展契分不謂蕪詞得挑足下申贈繾綣遂逾夙交雖形接未數而神晤獨深拜北行一章行李增色乍入樊鞅數苦公私窘廹不得一致尺牘之問足下亦間者潤焉每念足下時憮然自失也吳子輩佻鋭誇揚易相蠅集李案未見秦王時態故不少足下與

仲蔚獨持氣格不落彼度内良用珍賞如黄生奕奕風調過廼翁多矣别作渠遂與足下並稱寧不拍手醉桃花塢哉冦盜無巳僕政坐奔走恐不長見足下幸自愛眠食外薄物至可收

黄淳甫

吳城邸中獲奉珍吐江夏之秀端自不乏行卷觸目琳琅獨足下連城耳一行入曹訊諜譏駁故復不少兼世情酬酢種種輕難割斷僕幸不以有情待之對卷便自

入無小罣礙足下相許否賊洶洶圍中知無廢嘯歌數日變故必多忱慘牢愁之思幸示教一二僕每怪諸君子好相標稱輒從某家索畫分韻限題組織牽就不緣性真都略風格孔嘉跳梁亦所不免足下後來領袖其毋作此伎倆也別紙成一章聊見鄙懷足下領之先公文集刻成否

又

僮回啓篋則柑香襲人以一遺仲蔚一自供至今鼻端

拂拂有天際真人想瓠菜色真如藍田緑玉醫之令氷液流齒牙酒腸自滌真大快也恨之曹子桓手筆形容之使二妙沈鬱耳歲暮劇有山陰棹興未出門而盡又不及予猷矣

謝茂秦

別後再辱書不報豈其冗奪也以足下之未解于鱗故既于鱗來謂杯酒郡齋釋然矣且為諸郎君解裝焉乃某則何敢一日忘足下曳裾王門醴酒無苦茂秦而知

吳明卿乎不知其闌入五子耽耽虎視也余與于鱗悲歌長安邸中更甚疇曩耳所不醳者梁生遊岱已矣而足下滯漳河二三子復漂轉南北山嶽卒起為歡鮮嗣奈何于鱗亟言曾於游燕集有所雌黃余亦得效一二可即封寄加訂裁為傳之江以南無秘也按部漁陽垂當發傳聊於于鱗布其區區强飭自愛

又

鄒處士張武部來再得足下詩復從問起居曳裾自若

尚平之累都畢不每念足下食指多何以詩飽世貞比治刀筆多暇即眈眈桂後恵文能撓我一觴一咏為也于鱗歸言足下騎而追送且百里綈袍戀戀猶故人哉獨不能如不佞作罷官歌相遺耳顧聖少歌行鏦錚大非足下家也幸規之為深湛之思乎其人今何在留書足下待其來以授之鄴中諸王藻聲蔚蔚醴酒不薄足下無苦

答王貢士文禄

世貞東南之鄙人也曰者先君子大故不能卽從地下以為千古之人子辱自奉諱來鑿坯塞兊𠎝謝世路雖二三故人訊問時闕更用自安而執事獨不鄙恵之書重見推假謂為長卿子雲復出足下豈有所過聽耶僕不才束髪時氣豪腸肥妄命管翰輕為撰著竟不闚古作者藩域而狂聲已幾碎人齒齶間余髮今種種矣毋能為矣足下幸勿過聽也書到後公除甫畢為鄉里項領所苦已稍間悉發之益自愉快不謂足下知有僕謂

僕知有足下也藝草雄麗奔逸古歌行其在建安下大歷上乎文出入莊荀淮南諸家其猶頫視唐宋乎稗官家言談名理其表裏伊洛乎談經濟陸賈班嗣之流乎以足下才若此奈何不令擁篲筆承明石渠之間抗論國是不則亦駕雙熊汎五鷁用口舌立功萬里外而猶齷齪旅進退於公車之門噫世必有任其責者足下何怪足下又欲輯明諸先生文辭為一代言甚盛心也至謂僕為敘則非僕所敢任僕嘗私有所評其畧國初諸

公承元習一變也其才雄其學博其失冗而易東里再變之稍有則矣旨則淺質則薄獻吉三變之復古矣其流弊蹈而使人厭勉之諸公四變而六朝其情辭麗矣其失靡而浮晉江諸公又變之為歐曾近實矣其失衍而卑故國初之業潛溪為冠烏傷稱輔臺閣之體東里闢源長沙導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下造玄理學之逃新建造基晉江毗陵藻梲六朝之華昌穀示委勉之汎瀾如是而已於乎假足下即不薄此言而姑留之闡

者得無掩耳而走乎僕與足下數百里隔能命一舟見訪彼此揚扢必有當者又鄙作凡六十卷談藝四卷記朝事兩種種各廿卷爾時盡出之以佐足下舞劍之樂足下為何如

又

每辱足下一賜書輒浮白呌舞至醉僕崎嶔歷落與世長左已矣不快足下知僕快世有足下也今世不能識一丁人始習雅步談性命文士業操觚翰者又不能通

慨時務乃足下獨不然足下髮種種矣而心甚長僕又安敢自足老死酒食間也劉生間則談足下高態輒令人欲誦左太冲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語兔旃非久當面亦欲足下一知孔北海耳蒙示大學古本僕尚未得其説無以復也此書謂自紫陽後始完不知自紫陽後方始聚訟耳僕以為不若求之心可也談藝六卷頗匹之鷄肋幸教而正之

與沈嘉則書

歲杪承枉书以足下歸思廹不能留乃聞鄭躅朱顧間意甚望之張大司馬使所得手書累紙惓惓之屬似猶不遐遺我也七月内于鱗兒駒以其父全集來手為校讎畢入梓矣吳髙州近一入啓事想不至淪落子與作夜郎王意謂勝執虎子何肯投効也足下想誤聞耳不佞入春善病𦍧然之軀幾復從于鱗後砭火行乃矯健闔門坐苫於䕶經閣作老蠹魚三食神仙字矣足下調我米汁之好縁欲扶衰時或有之小秖園一丘一島數

椽屋百本水木芙蓉水竹日勝當足下所欲聞也露臺
如命或七言律一其次聯或可置楣表於足下湖山實
境稍切耳

又

足下云水中摸㽴鵠銘可讀者大是奇事此正是豫章
鼻祖足下戈法想為一進矣足下又盛稱傾槖獲揚州
瓊花記石頭城中一催粧詩貴於三斛珠今何至傾槖
耶此花終為人鳥宮取去朱邦憲囈語至於玉帝所薦

足下作代人不允大可畏也邦憲遂爾長逝覺吳淞以東無復人風雅俠烈事事在目真慨痛深陸與繩以此君事見脅斷酒不佞謂邦憲賴酒不作四十九年虛生耳九月與子念輩汎太湖登洞庭幽探壯覽覺此身如出天地外歸從鄉里應酬杯酒作劇覔語奇凡中半耳記一首詩三十餘首方付梓完日呈覽也足下為玉叔紹俾叙其文玉叔文故峻潔饒奇思僕何能為役足下計之覆瓿可也長淮限人恐無有能物色足下者不虞

桂玉哉幸自思之對客不一不一

寄沈茂才書

不佞獲從嘉則遊間則誇小阮不置也且曰令此子抱鉛槧而從二三大夫驅於中原者必不後矣不佞因已私識之而會嘉則從足下所來辱賜書讀之即無論其文辭瑰麗乃寄嚮傾注栩栩紙墨間矣豈嘉則亦遂先僕於足下耶不佞負大懵天地間萬事瓦解已久為豪傑士大夫所棄雖然不佞亦不顧其更收也伏蚓沸蜩

為氣機見廹不得已而有聲豈以自愉快哉嘉則既已誤聽而足下復艷傳之將使不佞愧而走耳獨來教有垂訪意春時倘遂鼓枻為十日飲僕久奪賢叔氏高陽印章當觧以佩足下崴晏海邑零雨牢騷臨書不勝懷悒

與殷無美書

近於月下登天池山出小語叩耆宿已冒雨聽泉聲還訪袁儀部偕二三名勝徜徉虎丘張氏園時有少年佐

酒紀輒念少足下一人耳然聞足下於南翔社會中作
風流魁其樂尤甚當不復念我衷生更自夷然孔嘉稍
健能劇飲喜以報足下莫公遠持一畫投詩於轅門欲
藉此為南遊計其人足下所素悉且貧甚幸少有以慰
藉之足下得無笑僕復作徐汝寧乎

又

僕昨者欲從足下得諸公志銘或表狀之類以益僕所
有琬琰録者耳不意乃以録草來得窺賢者著作之盛

然用是竊有助於足下也計足下不甚筆削其原稿出何人手不雅馴乃爾以僕所知吳文端乃以宗伯學士理誥敕耳後出為禮部又出為南吏部而列之大學士王虚齋先生以南兵侍歸而列之都御史周公詔太常卿耳贈官得侍郎先君右都御史而俱列之侍郎朱恭靖公南吏部而去南字何也僕於國朝謚法姓名俱有之令徐公源無謚而稱忠惠徐公縉謚文敏而曰文端何也其它尚未可指數又僕所知者崑山周公鳳鳴即

康僖子為大理寺丞方直有風猷以公事歸數十薦不起方公鵬以庶子為太常卿乞歸文學行誼卓犖有聲弟御史鳳亦數言事而俱不及何也其次則二陳祭酒一名霽一名寰者雖四品然太學師又館閣舊臣也張石川寰為通政叅議通脫有山澤閒聲其父知州公尤高曠有致家兄提學世芳出處大節皎然俱不應寂寂也陽湖先生雖賢然其人尚在而遽為之傳則今嚴殿學劉兵侍諸公俱當傳也足下幸再詳之且請以告張

公吳中稱文獻甲天下毋令為少年所窺不一

答王百谷書

近從伯龍所目足下諸篇意竊艷慕之不揣以離資園為瀆遂荷不鄙金聲鏗然使我松桂生色雲霞更態輒手一緘步叩玄亭見阻閽者邑邑東返還就伯龍問知足下善病狀且云於吳子多所避當應門不察汎以遊客待耳方在傾渴忽走一介以累牘見慰悰托斐然至於射洪之卷遂奪正始戠山之箑便闌入堂室一時得之

便是貧里寶珠良恐仰負暗投至意僕自束髪知弄觚翰已厭射時調二三友朋左提右挈並驅中原旋遘家難跧伏草土公除以來忽忽無賴牧豎野叟皆得操不律汙蔑謕相狎雖有酬和雅非素懷遠愧夏侯刑餘之郤退懲正平尸塚之慟隋寶和璧付之人人掌無私拊脣不暇反何圖淳父之外復有足下才出一語便足連城將結金蘭附言蘿栢乃聞垂有京輦之游雄飛雌伏接翼無期勿𢡖後恒敢布私臆大抵北士沈雄與寄多

之南客穠究氣骨少柔損益之間是在足下僕且老矣側聆大呂懸之清廟而已

又

昨小僕北行時謂足下已發矣乃聞朱門有好絃者方自恨失之而足下書至肝膈累紙及啓所為先君子誄辭奏之松栢間悲風颼然如和偉元之慟俟足下歸當百拜以謝也承示倦游之思及所得半偈齋中物大士想亦為動色矣何况僕乎元老宰公書來相勸駕不免

令舍弟一出答其意如僕半殘之軀留置丘壑間異日可以見先人地下耳別示云云足下誠愛我然所謂刺刺者似未解人意僕不出乃可忌耳魔波旬急佛涅盤粗似得之且足下方壯僕安能偃然耶此語可發一笑第勿令人聞也

又

念昨過足下與足下見過舟中雖兩接杯酒奉談笑然忽忽多醉夢中語武林山水如畫苕霅間尤自清遠恨

以高車大艑辱之且不欲數數動人姑一再領畧且與私約異日作一芒鞵竹杖縁耳足下更不忘我遠使手書勤勤慰存軟語清謔宛然如覩眉宇怏然怏然白司馬佐江州時年四十四有詩云老婦低眉事舅姑蘇長公守湖州亦正得四十四僕今其年矣顛毛種種豈復堪此躑躅足下幸以尊鱸時候我可也金令佳士敬如誨不一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七